

孟伟哉

孟伟哉文集

第一卷

一座雕像的诞生

人民文学出版社

孟伟哉文集

今天夜里要攻打罗木山。

这一仗的指挥第一卷国人民志愿军“攻必克、守必固”英雄团团长——二十九岁的周天雷。

周天雷是座雕像的诞生上，他不仅要指挥将近两个团，还要指挥两个炮兵营。

这是一场硬仗，

密运筹的步炮

协同攻击。

罗木山位于

绵延四五百里

的线战的东段，

靠雄伟，然而

山顶却比较平缓，能容纳较多的部队，易守难攻。在罗木山的左侧，越过两个标高四五百米的山头，有一条南北向的公路。跨过公路，与

罗木山并立相望的，是一座海拔八百米的高峰，名叫橡林山，也为故军所据守。在罗木山的右

侧，则是高度人民文学出版社四百米、三百

米不等的四五五个山头，像卫星围绕罗木山，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孟伟哉文集. 第1卷, 一座雕像的诞生/孟伟哉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ISBN 978-7-02-010470-3

I. ①孟… II. ①孟… III. ①文艺—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②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③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09941 号

责任编辑 刘会军 于 敏

装帧设计 李吉庆

责任校对 吴钟璜

责任印制 李 博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56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3.25 插页 4

版 次 2014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470-3

定 价 38.00 元



八十生日照



2013年 摄



父亲遗像



父亲孟守义
烈士证明书



残破的祖宅。六十七年前，十四岁的作者从这里与三个同学走向解放战争。

战争洗礼(代序)

给一个婴儿的额头上点一滴水,意味着这个婴儿人生的开端。这是西方基督教的仪式,称为“洗礼”。基督教新教把婴儿全身泡在水里,用这种方式表示一个人人生的开始,亦称为“洗礼”。

我们中国是泛神论的地方,至少在汉族中,它不以某个神灵或圣贤的名义举行仪式,而是以“满月”的庆贺表示一个人人生之旅启程,以“百日”的庆贺希冀一个人生命的长久。

这些,也许都是对的,都有道理,表示了对人的珍重,对生命的珍惜。当那些成年人为一个新的幼小的生命举行这种礼仪时,他们未必没有意识到人生的崎岖和坎坷,但他们总期望着生命的平安与和谐。

我想,没有谁会记得自己的“满月”、“百日”(又称“百岁”)的庆礼——不管多么简单,甚至只是父母心中的一念和口头的祝祷——因为那时,他(她)只是一个嗷嗷待哺的小生命,还不是一个严格和完全意义上的人。

我的理解,真正人生的洗礼,是他生命史上那种最重大的事件,是那种深刻影响着他的思想和观念、情感和性格的经历;这种事件和经历之至关重要,犹如你从母体——不是母亲的身体而是社会历史这个躯体——又一次降生并又一次受到锻铸。

就我而言,经历战争,是我生命的真正的洗礼。

谁不希望自己以至全人类都在和平的天空与大地之间生存、进

步、发展呢？谁不希望人与人之间平等相处、友好为邻呢？谁不希望社会公正、天下一家、人间尽都是爱呢？

然而，偏有那么一些人，要主宰你的命运，践踏你的土地，侵犯你天赋的人权，占领你世代祖先拓建的国家，而且是用暴力——刺刀、炸弹、大炮、飞机、坦克、军舰以至核武器，将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你，要征服你、制服你，甚至从肉体上摧残你、消灭你，这便是战争。

你恰好生活于这样的年代。你不能逃遁，你别无选择，你只能起而抗击。于是，你成为士兵，成为军人，你拿起武器并学会使用，走上战场进行战争，呼吸被硝烟烈火污染了的空气，看到负伤者的鲜血和牺牲者的遗体……你享受胜利的喜悦，你背负失败的沉重……酷热、严寒、暴风雨、大风雪、饥饿、疲劳、祝捷会的豪情、掩埋战友的悲伤……你看到了举手投降的敌人，你的战友也有遭敌军俘去者……你体验到，死，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死，又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死，是件很痛苦的事，死，又是一件来不及痛苦因而一点也不痛苦的事；生死之间，相距似乎遥远，又似乎紧紧地沾连在一起；你似乎与死神为伴，又似乎与守护神形影相随……超千里逾万里的征途，要你一步一步走过。你要打破昼与夜的界限，战争不管你的生物钟。一切都要脱出常态常轨。你要忍受平生不曾忍受过的困苦。你的梦要在征程疾行中去做。当你事后回忆——如果你是幸存者还能回首往事，有些经历你将分不清是真实还是梦境，你终生都将分辨不清……战争的严峻、无情、残酷，教育你识别光荣与耻辱、英雄与懦夫、崇高与卑劣、善与恶、正义和非正义，它改变了你整个人——你的精神状态、你的心理观念、你人生价值的取向……于是，为了自己也为了你身后亿万人的尊严、和平、理想，你将生死置之度外，你视死如归！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军旅生活，战场经历，战争体验，给了我最强烈的人生感受，令我不可抑制地要描绘我的感受、见闻、思考和记忆——诗歌或散文、小说或图画。我并非不关注今天的现实和未来的明天。我以《夫

妇》、《黎明潮》、《一百名死者的最后时刻》等等述写现在,以《访问失踪者》的幻想遨游太空,希图探视未来。然而我必须承认,假设我不曾从军,不经受战争的洗礼,我便毫无可能写出《昨天的战争》和《战俘》等等军事题材的小说,甚至完全是另一幅人生图景,与文学创作绝缘,不会被人们认为是一个作家。

作家,是他刻骨铭心的生活的产儿,如此而已。

我热爱和平,祈祷和平如蔚蓝的天空覆盖全球。正是为此,我将不忘地平线上的烽火烟云,不忘惨烈的战争,不忘捐躯疆场的英灵……如果我继续奉献出带火药味的作品,那恰恰为的是追求消失了火药味的和平……

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北京方庄

目 录

一座雕像的诞生	1
鸡冠花紫红紫红	55
一个参谋和三个将军	93
被俘者	111
留党察看的人	135
朴金锡	147
我们的团长	155
“伊犁雪”	165
高松	170
尊严	177
命令	183
小英雄嘎娃	188
隋钢同志	199
中国战马	204
松林琴声	206
不朽的友谊	225
这样的一个人	230
战俘	242
他终享军人尊严	257
超级金条	259

归途	263
战后相逢	273
司令员和白髯翁	282
走火	286
头发	289
冰河上的火焰	303
旅人蕉	316
望郢	374
附：韩瑞亭为小说集《旅人蕉》所写的序言	412

一座雕像的诞生

倒数第一章中的一节

一九八〇年六月的一天，S市美术中心的雕塑展览开幕了。观众们沐浴着初夏温暖明丽的阳光，穿过四处摆了鲜花的景致幽雅的庭前广场，分别涌入各个展厅。

这第一批观众，多是美术学院的学生和业余艺术爱好者，而格外引人注目的，则是步履蹒跚，或银发、或谢顶、或扶杖的美坛名家和十数名外国男女。据说，这些外宾，是来自法兰西的一个艺术考察团，其中包括雕塑家、艺术史家和久享盛名的艺术鉴赏家。

美术中心本来就是一个色彩斑斓的所在，又适逢如此宜人的季节，观众们多彩多姿的服装，更给这里增添了迷人的光泽。

彩色的人流，欢乐的人浪，分别涌向各个展厅，被吸引在一件件作品之前。

渐渐地，一个最宽大的展厅聚集了最多的人，而这全是因为，陈放在展厅中央的一件作品，有着惊人的魅力。一件什么作品呢？一位洁白晶莹的汉白玉妇女雕像。

这雕像，被安放在黑色闪光的圆形大理石底座上。她的身体比例，完全像一个真人。她头发优雅地盘绕在脑后，头稍低，腰微倾，右臂向后似乎在牵携什么，左臂朝前似乎在指点什么。她穿一件白

色无袖连衣裙,左脚踏地,右脚正从后向前迈。她微笑的面容温柔慈爱,目光正倾注在她深为关切的目标上,和她似召唤又似牵携的右手臂,自然而微妙地显示出内在的统一……

“杰作!非凡的艺术杰作!”

人们啧啧惊赞,仰望着这雕像,有拍照的,有素描的,有的外宾还沙沙地开动了轻便摄影机……

“先生们!有何观感?”我国的一位雕塑权威,乘人们稍许安静之际,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和满足,甚至带点儿正当的骄傲之情,直接讲出法语,询问一位有着别林斯基的发型的外宾。

这外宾似未耳闻,两手拢在腹前,自管对着雕像凝目沉思。过了好一阵,他终于开口说道:

“这是惊人的。这是东方美。充满感情。饱和着生命。极好地表现了宁静和谐和人物的心理平衡。这是完全独创的迥异于罗丹的风格。这样的作品将是全人类的艺术瑰宝,它将和古代希腊以至米开朗琪罗的作品同样不朽。不过,先生!我特别要重复地说:它是东方美,东方精神。”

“谢谢!”我们的权威说,“这是生命之歌,生活的诗,蕴含于温情中的高尚美。”

“创造这作品的艺术家在哪里?”一位外宾问,“可以会见吗?可以请他谈谈他是怎样完成这作品的吗?”

“你们以为它的作者是专门的艺术家吗?”我们的权威反问。

“难道不是吗?”外宾惊问。

“是的,先生们!”我们的权威说,“它的作者是两位医生,在我们的国家就叫业余艺术家。”

外宾的问话和我们权威的回答,也引起外宾的极大兴趣。于是,人们又嗡嗡起来,都极想见到这不朽之作的作者们……

真的,这惊世之作的作者们是怎样的两位医生呢?

第一章

1

一会儿,再过一会儿,历史将得到一次严格的验证:它要么把一个伟大时刻载入史册,要么把光明正大和阴谋诡计一同记录在案;分界线也许只有几秒钟。

根据金日成、彭德怀和克拉克上午十时签字的停战协定,历时三年有余的朝鲜战争,将在今天二十二时也就是晚上十点整停止。现在,离那个时间还差一会儿,是的,只有几分钟了。

人人都有一种潜在的激动。然而暂时还看不到因胜利而激动的迹象。因为,今天,恰恰是在今天,自从太阳落山,敌我双方展开了激烈的炮战,也许是这次战争爆发以来最为猛烈的炮战,而且,据说,绵延数百里的战线,各个地段都如此。这样,就产生了两种说法,一种是:“这是最后的报复,要把所有运到前线的炮弹都倾泻出去。”一种是:“美国人究竟守不守信用,还很难说;不到规定的时间,不能下结论。”

人们在焦急和不安中等待着。这,在长达数百里的战线上,也处处一样。

女军医欧阳兰就是这样。

她在前线救护所里,在一条坑道里。这一会儿倒没有伤员,但她得随时准备接受伤员,包扎急救。

炮声像风暴呼啸在坑道外面,疾驰在山野林莽。坑道,不,整座大山,都在颤动。高挂的煤油灯晃动得是那样厉害,好像随时都有熄灭掉落的可能。她穿着白大褂,两手插在兜里,说不上自己有什么想法,只是来来回回地走动。她是在等待,——等待战争停止,等待着战争也许继续下去,等待伤员来到,等待着可能发生的一切……反正是等待。救护所长,一名将近四十岁的男军医和另三名

男子汉医生,一个以年轻小伙子组成的护士班和另一名叫马翠的女大夫,都分别坐在木箱上或帆布担架上,一言不发而又若有所思的等待着。一会儿一会儿,大家——包括她欧阳兰——总把目光投到手术台旁边的闹钟上,仿佛只有这只闹钟的分针、秒针和时针,才能带来战争是不是停止的最后信息。

一会儿,再过一会儿……

等待,等待……

“时间到!”一声大喊,是谁喊的呢?炮声果然停止了,像刀切那样的停止了。

寂静,突然降临于战场。

欧阳兰凝然站定了。救护所长、别的医生和护士不约而同地站起来。但是,大家——包括欧阳兰——又都面面相觑,不动不嚷,似乎不相信这是事实,又似乎要再确证一下这是不是事实。

一阵爆发的欢呼声在外面响起,嗡嗡地传进了坑道。于是,这个小小的救护所里,又不知谁喊着“停止了!我们胜利了!”大家便“哦啊”地欢叫着向坑道口跑去。

燃烧着的山峰上,飘荡着烟尘和浓烈的火药味的山峰上,不知道从哪里一下子涌出来这么多人,欢呼,跳跃,拥抱,拍手,扔帽子,流出泪水……

以一条漆黑的山谷为界,敌我双方的山峰上都在燃烧。向东,向西,往远处望,那里的天空也闪烁着淡红的火焰,弥漫着云雾般的硝烟:天空因此而显得低沉混沌,星辰因此而变得模糊不清……

欧阳兰混在欢腾的人群中,激动得忘乎所以。她被快乐、自豪和一种庄严感陶醉了。有人充满激情地喊道:“一次战争就这样停止了!这是人类史上一个重要时刻。一个人一生中能有几次这种经历?我们是这历史性场面的见证人!”她听了,内心里极为赞同。但是,当有人说到“在欢呼胜利的时候,不应该忘记我们付出的代价,不应该忘记我们那些牺牲的同志”时,她忽然像受了一击,感情震动,心一沉,从人群中挤出来,又跑回了坑道……

2

欧阳兰刚回到救护所，电话响了。她拿起电话一听，是师里的后勤部长。部长在电话里向她说了几句祝贺胜利，表示慰问的话之后，就要找他们救护所长。

“所长正在山头上奔跳哩，可以对我讲吗？”

“不，你最好替我把他请来。”

她去请来了所长。所长跟部长通过话，很有些神秘气味地对她说：

“整理东西，两天之后归建回部。”

“这么快？”

“是的，同志，也许咱们很快就要回国了呢！”所长讲罢，忽然以少有的激情，举起双臂，大呼一声：“呵，祖国！”

从所长那虽有些狡黠却抑制不住的喜悦的目光里，欧阳兰的敏感使她获得一个直觉：可能很快回国。这样，她那刚刚沉重了的心灵又在一种新的欣喜中轻松了，像鸟儿拍动了羽翼。

她脱掉了白大褂。宁静柔和的灯光映照出她年轻轻盈的体态。她向用帆布隔断的她们女大夫的“寝室”走去，同时，不知怎么的，心目中浮现出繁华的大上海的夜景。她在飞快的想象中看到了上海医学院，看见了那里一间灯火明亮的斗室，一个青年男子似乎正在伏案撰写一篇内科学方面的大论文，又仿佛正坐在收音机旁，收听朝鲜前线的报道；不，不是在写论文，是在听新闻，在听她欧阳兰的消息……那男子是她的未婚夫呵，她前几天还收到了他对她无尽思念的信呵，这个时刻，他怎能不极度关心这决定他们的爱情和幸福的事态呢？一定的，准是的，笃定的。她想象着他们见面时的美好情景，心底里不禁说了声：“噢，亲爱的，我们终于盼来了这一天。快了！……”

她点燃蜡烛。她走到她的行军床前。她真的想整理一下自己的东西，一时竟不知先做什么。到底，她还是先从衣兜里重新掏出

了那封来自上海的信。信封上签着“黄益昇”三个字。一看到这个名字她的心就不平静。是呀，好像自从进医学院的那一天起，这个名字，不，这个人就进入了她的视野，走进了她的心灵，像一棵树苗，在她心田里扎了根。公园里多少花花草草为他们的爱恋作证呵！天上多少星星看到过他们携手并行呵！月亮，那“爱情之神”，——黄益昇就这么说——多少次在幽静的校园里把他们相互依偎的影子印在地面上呀！……她把信贴在心口，想再看一遍，又怕马翠这位大姐回来撞见羞自己……

太阳落在山的那边，
哥萨克骑着马儿转回家园……

护士班的一个小伙子在帆布隔墙那边，唱起了这支苏联歌曲。欧阳兰赶紧把信装起，坐在自己床上。这一回眸，她仿佛重新注意到了另外两只床，骤然地，充溢于心头的欢喜之情完全消失。

太阳落在山的那边，
哥萨克骑着马儿转回家园……

唱歌的小伙子好像只会这两句，来回地重复这两句。他好像是个天生的男低音，音色优美，在坑道里引起共鸣。欧阳兰猜不出他在干什么，只觉得他好像动来动去地在做着什么事，歌声越来越低缓。

太阳落在山的那边，
哥萨克骑着马儿转回家园……

欧阳兰听着这歌声，心目中蓦然又看见了蓝色的鸭绿江，雄伟的长城，壮丽的北京和滔滔东去的长江……这一切就是祖国，当她